



老虎灶

老虎灶是对上海一种热水店的称谓，旧时，上海的老虎灶分几个档次。最小的只供应热水，稍大的兼营茶室，再大的兼营浴室。为了提高灶头的热利用率，从前的老虎灶一般并排设计两眼大锅，在它们后面设计一个更大的锅。前两口大锅像老虎眼睛，后一口像虎身，烟囱则像虎尾，故被称作老虎灶。



老虎灶 弄堂的青春，孤单的灵魂



走基层 转作风 改文风

有多少70后、80后曾跟着妈妈去那里泡开水，有多少50后、60后曾随父母在那里“孵”过。对六七十岁的老上海，那里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那里就是老虎灶。老虎灶凋零于角落，远走的不仅是老虎灶本身，还有弄堂的往事、烫伤的青春，以及孤单的灵魂。想知道另一个上海，先从老虎灶开始。

■文 | 唐骋华 ■图 | 丁嘉 李无田

门板后的圈子

小业主后代，弄堂里生活

安庆东路上的灯很少，所以没有月亮的夜晚很黑。其实白天也不亮堂，自打附近崛起了几幢高楼，用老住户的话说，就“终年晒不到阳光”了。当然，没有光亮盛老伯也能走到103号，闭着眼睛都行。

门有时候开着，有时候关着。关着的话只需轻轻一推，保准没锁。

营业时间是勿用记牢的，因为老板陆明伟说，开老虎灶是“没日没夜的苦生活”。从清晨到深夜，时常有来喝口热茶的、泡点热水的，居民、摊贩、打工仔、拾荒者……那扇简陋的木板门，不拒绝任何人。

这种“苦生活”陆明伟做了二十多年，算上他爷爷、父亲，得有80年。盛老伯见证了其中大半的岁月。他年近七旬，土生土长，像熟悉额头上的皱纹那样熟悉弄堂的角角落落。陆家老虎灶他每天必要来五六趟，“没事体就过来，谈谈讲讲。”

他习惯坐在正对门口的躺椅上，望着灶台不断吐出的蒸气，喝茶闲聊——陆毅穿开裆裤什么样，孔祥东春节回来看过。冬天，他会穿茄克、戴皮帽和围巾，不奢侈，但干净、挺括。不管多穷，哪怕在老茶客面前，也是不能邋遢的。

老茶客多为街坊。和陆明伟一样，也是祖父辈起就定居此处。和盛老伯一样，最早走进老虎灶，也是跟在父母的“屁股后头”，拿筹子换瓶水，或进来喝茶吃面洗澡。石师傅告诉生活周刊记者，这一带从前店铺林立，有米店、烟纸店、小酒店、大饼店，而他们，就是这些小业主的后代，生于斯长于斯，饮用老虎灶的水“过日脚”。

几经沧桑，小店铺多已不存，后代纷纷改了行进了厂。如今，许多人要么退休，要么待业，闲得发慌，聚到老虎灶“嘎三胡”成了最大的消遣。他们嘴里的趣闻，跨度能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跳到当天，宽度能从家长里短跳到国家大政。

由于从小混熟，话语充满市井味，善意的玩笑就着热乎乎的茶滚来滚去。那些消散的小店往事，仿佛在唇齿间复活。

坐久了，盛老伯会起身活动。他瘦瘦小小的，背有些驼，那是长年住“亭子间”的结果。亭子间经济倒是经济，却不适用，“窝里厢太小，五个人挤九平方米。”老虎灶也简陋，但温暖，何况有邻居。盛老伯常和他们谈“老辰光”，神情还停留在昔日的热闹里。



①②③

1906年出版的《沪江商业市景词·老虎灶》载曰：“灶开双眼曾形成，为此争传‘老虎’名；巷口街头炉遍设，卖茶卖水闹声盈。”“沪火炎炎暮复朝，锅储百沸待分销；一钱一勺煮茶水，免得人家灶下烧。”正是旧上海老虎灶的形象写照。20世纪80年代后，上海的老虎灶业逐渐走向衰落，90年代后，逐渐消失，如陆伟明这样祖孙三代还守着老虎灶的，上海只此一家。

图④为资料图片